

【戰後台灣政治】  
**台灣的國家形成**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吳叡人

**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學歷：**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專長：**比較政治（比較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族群政治）、政治理論（民主理論、民族主義、後殖民主義、西洋政治思想史）、亞洲民族主義研究、台灣政治史、台灣政治思想史、日本近現代政治史、日本近現代政治思想史。長期關注台灣民主發展，並積極投入社會運動倡議。亦喜好文學、詩及夢想自由。

**代表著作：**1. 《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2.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中文版譯者。

## 活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

吳叡人

1. 「活在台灣，是一件拼命的事情，如果你想做一個人的話。」我們現在會說自己是「台灣人」，但是「台灣人」這個群體是一波一波先來後到的移民和本地的原住民，在經過數百年的衝突磨合，以及土著化的過程才形成的。所謂「日久他鄉變故鄉」花了數百年，分類械鬥和族群衝突的消失，仇人變成一家人也花了數百年。我們現在也會說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但是台灣這個「獨立的民主國家」是在帝國夾縫之中，歷經連續的外來殖民統治，前仆後繼的抵抗，犧牲了無數生命，用數百年才打造出來的。稍微這樣簡單回顧一下台灣的形成史，我們會嚇出一身冷汗，體會到我們今天變成了台灣人，我們今天建立了一個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一點都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是在極困難，極為不利的條件之下，歷經迂迴曲折，才在偶然與必然條件的交錯中，才在先人與我們自己的努力下，變成了今天的我們，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民主。我們拚了命，付出了重大代價，才變成了台灣人，才造就了民主台灣，才有機會真正做一個人，自由的，自主的，獨立的，並且可以自由、自主、獨立地追求我們的夢想的人。我們拚了命，才終於成為康德所說的「道德主體」。

2. 各位，才在不久之前，我們還欣慰地認為，我們的國家終於已經形成，我們分裂已久的認同終於整合穩定，而我們的民主，歷經六次總統大選，三次



政黨輪替，已經鞏固了。依照所有政治學教科書的法則，台灣已經形成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然而麻煩的是，台灣的困難處境，使台灣歷史的軌跡從來就不依循政治學教科書的法則發展。

3. 正當我們感覺自己正在穩定地形成一個民主國家，今後我們可以擺脫國家認同分裂的干擾，追求民主深化與進步價值的實現時——當我們開始慢慢覺得自己終於要變成一個真正的人的時候，這個應該已經相當穩定的民主國家，卻面臨了新的挑戰，而且是非常嚴厲的挑戰，嚴厲到了差點要解體。首先是一個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削弱台灣這個新興主權國家管制資本、保護社會的能力，放任資本與市場機制橫行，腐蝕了社會團結，並且造成台灣產業的空洞化與經濟轉型的停滯。另一個挑戰是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威脅，這是台灣特有的命運，也就是中國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這兩個威脅是相互關聯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使台灣資本從九零年代就爭先向中國移動。兩千年以來，加入 WTO，乘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便開始擴張的中國，除了繼續對台灣的軍事恫嚇和外交孤立之外，更以「全球化」之名，開始對台灣採取地緣經濟學式的攻擊 (geo-economic aggression)，也就是利用那些去中國投資的台灣資本家作為馬前卒，回頭向台灣國家施加「以商圍政，以經促統」壓力的攻擊。資本加上帝國，再加上台灣國內的買辦階級與買辦政黨裡應外合，台灣一度幾乎要成為中國的附庸。2013 年底，長期親台的美國政治學家 John Mearsheimer 宣稱要「say goodbye to Taiwan」，著名國際寫手 Robert Kaplan 在他的地緣政治書籍中宣稱台灣被中國併吞，已成定局。而台灣的本土政黨菁英無力回天，只能坐視這一切發生。

4. 然而五年前的三一八，台灣公民社會取代政黨，奮起抵抗，成功動員台灣社會力，擋住了第一波的帝國侵略。本土政黨乘三一八運動之勢復甦，並且取得政權。當我們以為公民社會的努力終於換得數年的緩衝與喘息時間之際，中國早已展開第二波更兇猛、更全面與更細膩的侵略攻擊。這次除了升高軍事恫嚇與外交孤立，並且擴大經濟收買之外，更使用所謂「銳實力」的攻擊手法，運用網路攻擊與島內第五縱隊，利用台灣民主體制的開放特性與政黨競爭機制來造謠、滲透、分化、破壞民主。在這些壓力下，我們觀察到台灣認同在慢慢動搖，失敗主義、機會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民主體制逐步被腐蝕，而整個國家在靜靜地崩解。2018年11月24日，僅僅兩年半之間，受人民付託的本土政權就遭遇潰敗，再度陷台灣於存亡危機之中。1124的發生，不是意外，而是兩年多的外部攻擊與內部治理失敗共同醞釀的結果。

5. 現在的台灣，面臨雙重危機：國家消亡、民主崩解的危機，以及進步改革路線受阻，保守勢力回潮復辟的危機。當台灣再度深陷危機之際，台灣公民社會責無旁貸，必須再度奮起，守衛台灣的民主獨立。

6. 戰後台灣公民社會在形成初期，確實受惠於本土政黨菁英在政治場域推動民主化的努力，但經過三十年的成長、學習，如今台灣公民社會已經壯大為一股獨立於政黨之外的進步改革力量，並且在台灣民主深化與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烙印。台灣終於形成一個國家，但大體上又能免於新興國家常見的官方民族主義弊害，正是因為台灣公民社會積極參與的民主深化過程，制約了保守民族主義的興起。大家應該仍然記憶猶新，在2008-2014年這段期間，是公民社會取代了正當性崩解、士氣渙散的民進黨，成為最有效的



在野制衡力量，最終在 2014 年 318 運動擋下了第一波的中國地緣經濟侵略攻勢，在四月擋下了核能四廠的興建，並且促成了民進黨政權的成立。

7. 台灣的親中政黨意圖以台灣主權交換政黨利益，他們以虛幻的經濟誘因，所謂「賺大錢、發大財」，要使台灣成為英國歷史學家 Tony Judt 所說的「厄運之地」—「厄運之地任蜂擁的災禍蹂躪，錢財在那裏高高堆起，人們卻衰敗凋零。」毫無疑問，這股勢力必須被掃除到歷史的灰燼之中。然而本土政權卻也身陷權力遊戲泥沼，疏離社會母體，遺忘初衷，喪失提出前瞻視野，感動人民，凝聚國家共識的能力，甚至對台灣身處之危機缺乏警覺，麻木不仁。去年 1124 大選失敗後才如大夢初醒，企圖亡羊補牢，然敵人早已長驅直入。

8. 對台灣民主獨立深具使命感的台灣公民社會，對政治社會的失敗深感憂心。我們沒有選舉利益包袱，不受權力名位魅惑，在台灣陷入深刻危機的此刻，在「三一八」五周年的今日，我們再度集結奮起，向台灣與世界宣示：我們願以「民主防衛」理念向全民示警，用長期視野的進步改革訴求團結社會，與政治工作者和全體台灣公民分工合作，和世界各國愛好民主人士攜手，共同促使台灣渡過危機。當若干本土政黨人士因敗選而對進步改革產生懷疑、失去信心之際，我們依然堅定主張持續各種深化民主的進步改革。我們認為進步改革路線與主權獨立與民主防衛不僅不衝突，反而是互補的，因為具有長期視野的進步改革，才能真正重建社會團結，而社會團結才是最有力的主權和民主防衛。

9. 在「三一八」五周年的今日，台灣公民社會再度為台灣民主而集結。第二次的三一八運動型態，將不是短暫的公民不服從式的佔領與抗爭，而是集結

眾人信念、思想與熱情，以長期、綿密與組織性方式，在整個台灣社會中從事耕耘、擴散與召喚的行動。藉由鼓舞整個台灣社會的希望與熱情，藉由和所有台灣公民、所有正直的政治工作者共同奮鬥，我們希望召喚出我們的台灣共同體。

10. 台灣處在帝國夾縫之間，這個地緣政治位置，確實給我們帶來很多困擾，讓我們所有追求做一個自由有尊嚴的人的努力，都變得事倍功半。這也就是李登輝在二十五年前所說的「生而為台灣人」的「場所的悲哀」。這個情況，至今沒有改變，然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幸的地緣政治位置，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魔咒。讓我們再複習一下歷史。從1920年《台灣青年》創刊號提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主張到今天，我們花了一百年，整整一百年，在帝國夾縫之間創造了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五年前，我們也成功擋住了一波帝國的強勢侵略攻勢。台灣確實受困，但是困境也逼出了台灣人的創意，堅定了台灣人的意志。我們奮鬥了一百年，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才終於有了故鄉，有了國家，有了民主和自由——才終於成為了一個人，我們並不打算放棄我們做為人的所有這一切條件。我們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台灣其實很強，而且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支持民主台灣；相反的，試圖侵略台灣的獨裁中國此刻卻是內外交迫，受文明世界所孤立。我相信只要我們召喚出台灣人民的意志，我們就擋得住這一波的攻擊，跨過台灣歷史的這一關，而台灣的民主獨立可以獲得鞏固，我們追求與世界同步的進步改革也可以持續下去。當然，萬一必要的話，我們還是會拿起掃把來抵抗——萬一必要的話。反正，活在台灣，本來就是一件拼命的事。(2019.3.18 318 運動五週年之日)